

昔日包浆浸透过后的老街老巷市井人家，慢镜头般一帧一帧回放，成为过去岁月里的不朽。这样的一种怀旧，或许是生活中不经意之间的简单仪式，但世事浮沉后，依然能够重温一下岁月沉香。

其实人和好木一样，有的人不在身边了，但在心里，还涌动着怀想的沉香。

李 晓

沉香，每逢想起这个词，我就忍不住抽动鼻翼，感觉一股从岁月深处袭来的香气，缭绕四周。

沉香，是一种树木的名字，它属于树木中的贵气物种。这种树，表面分泌出一层金黄明亮的油脂，看花了眼，恍然以为是是从树的体内，缓缓溢出的晶莹之泪。我查阅了沉香的来历，果然，这种树身上泛出的油脂，其实是受到了自然界里的雷电、狂风、虫蛙的袭击，或是遭受到人为破坏后，在树木自我修复过程中分泌出的油脂，尔后受到真菌感染，所凝结成的分泌物就是沉香。这种叫沉香的树，让我在林海中万千树木

激荡起的风声里，独自投去敬意的目光。沉香之树，让我明白一个人，在经历了人世沧桑后，也许会溢出沉香树一样的泪，但最终凝聚成精神质地的琥珀，发出一种灵魂深处的动人幽香。

古时候用树木溢出的油脂，可以制中药，名字就叫沉香。明朝“药神”李时珍在他的药书里这样描述过沉香：“木之心节置水则沉，故名沉水，亦曰水沉；半沉者为栈香，不沉者为黄熟香。”凝望故国历史的乳雾袅袅中，李时珍先生衣袂飘飘，这个与蜜蜂一样勤劳的郎中，穿越漫漫 29 年的大快山水，撰著 52 卷，全卷共 190 多万字，载有药物 1892 种，收集医方 11096 个，绘制植物精美插图 1160 幅，这就是《本草纲目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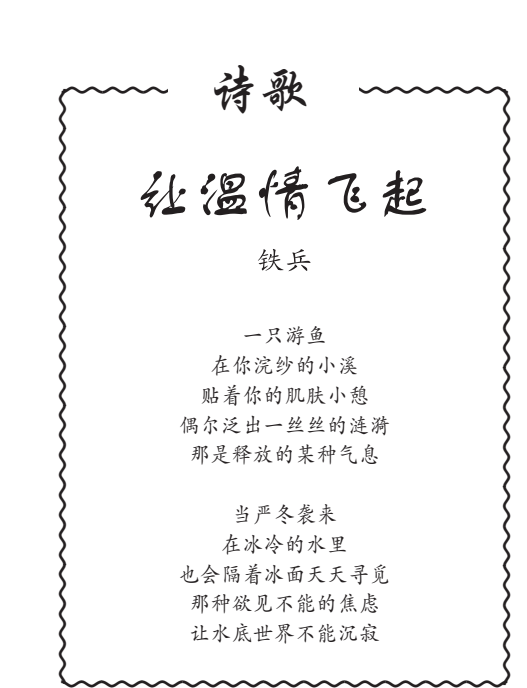
李时珍的这部“东方药物巨典”，其行云流水的文笔，完全可以当作一部植物志来细嚼慢咽。想一想今天，有多少植物的名字，我们其实喊不出名字来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，读这部书，可以呼吸到天地之间的蕤蕤草木之香，还可以对植物的家族身世来一番深切地探寻。再溯流而上，张仲景、孙思邈、王好古、朱丹溪……摩挲着这些古代医学家的皇皇巨著，在苍老时光中，散发出幽幽古意沉香，这种沉香，源于他们对植物属性最生动逼真的书写，源于他们对治病救人这一行为路径的不断探索和深厚关切。

金庸在武侠江湖里说，女人最销魂的体味，是发出一种类似麝香的气息。年少时读武侠，也梦想意外之中遇到这样一个女子，成为我生命皮囊的骨肉依附。后来我相遇的县城女子，是薄荷味的清雅，她出生在一个裁缝家庭，有一颗米粒般洁白的小小虎牙，其家门对面，就是我曾去买讨歌刊物的一家邮亭。那些年，她家每周大致吃 3 顿肉，红烧、慢炖、蒸炒，差不多都是这个小虎牙的女子在油烟滚滚的厨房忙碌。当我穿着劣质西装，打上皱皱巴巴的领带第一次去她家，怯生生地感到手脚无措。那天晚饭，女子的妈为我碗里夹了好几块肥肉，我一抬头，见女子正羞怯地望着我，那眼夹也分明在鼓励我，我妈给你夹的菜，快吃呀快吃呀。我似乎在一瞬间坚信了，她就是我要寻找的女子。

经历了 20 多年婚姻生活的世俗浸泡，华丽的丝绸，在烟熏火燎的日子里铺展成朴素温暖的老棉布。去年秋天，我和妻子去寻访当年那开着酸菜鱼小火锅、冰凉椅拖鞋高压锅的老巷子。老巷子里，驻留着我们的恋爱时光，但老巷子早已被拆迁，取代的是幢幢耸入云天的高楼。庆幸的是，那天我们居然见到了当年老巷子里卖卤鸭的张大爷，他已经 93 岁了，大爷寿眉如霜，不过面色红润，还一眼就认出了我们。我们在那里的石凳上坐了一阵子，同大爷絮絮叨叨地怀着旧，昔日包浆浸透过后的老街老巷市井人家，慢镜头般一帧一帧回放，成为过去岁月里的不朽。这样的一种怀旧，或许是生活中不经意之间的简单仪式，但世事浮沉后，依然能够重温一下岁月沉香。

一个从城市回到老家山野居住的朋友，给自己雕刻了一枚“好木沉香”的印章。他说，其实人和好木一样，有的人不在身边了，但在心里，还涌动着怀想的沉香。沉香的香，它让一个脾气火爆的人，目光里也有着梅花鹿般的温良。沉香的香，它让一个迷茫的人，镇定之中找到再次出发的方向。

人到中年，熙熙攘攘中过往的纷繁人事，常常让一颗心在老屋檐下结起的层层蛛网中尘封已久，麻木而冷漠，更少了热情和关怀。这时候，特别需要一种沉香，泛起我们生命湖面上的粼粼波光。我更想拥有的是，有几个散发精神沉香的老朋友，一直安卧我心中。



王太生

人活在世，总有喜好和癖好。一次，有人问我，你有喜好吗？你的喜好是什么？我回答他，有啊，当然有，二三两酒，七八只虫子。

我这样说，虽有些戏谑的成分，但它概括了我的某种生活态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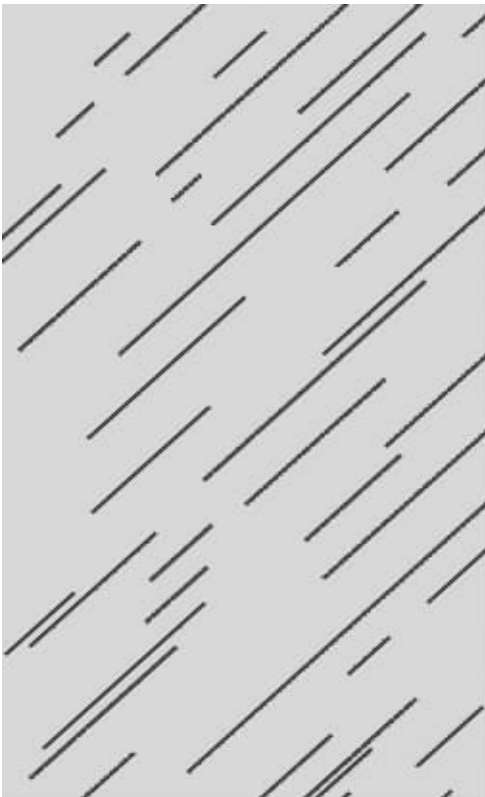
二三两酒，是有前提的，朋友聚会的情况下，平素一个人喝酒我是不干的。有朋友在场，在接地气的小酒馆里，把盘对坐，如穿布衫一样亲切，节奏徐徐，耳闻嚶嚶市声，彼此话语平和，肢体舒展，筋络畅通。二三两，是一个男人起码的酒量，没有这个数，上不了场，不用劝也不藏量，喝过酒，侃侃而谈，或者尽兴而归。

对饮者的过度溢美，属于遥远的李杜年代。二三两是小情趣，喝过开心，写文章思路也打得开。当然，有人滴酒不沾，他有其他小爱好，只是与酒无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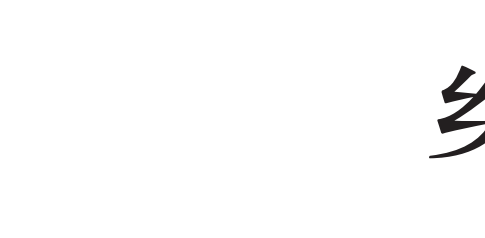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点，就像我从前遇到过的小虫子。我喜欢小昆虫，曾于草木深处近距离打量过它们，有时也拿一两只放在手心把玩，再把它们放了，不能弄疼弄伤它们。我喜欢小昆虫，保留对小虫子的兴趣，是用来保存一个男人身上仅有的天真。

凡人总是相通的。朋友老鲁，也喜欢虫子，他用相机微距拍虫子，在老鲁眼中，所有的虫子都是美丽的，触角清晰的蜗牛，能数出薄翼上纹路的蜜蜂……虫子远比想象中还要好看。老鲁说，虫子都很敏感，要拍到它们，除了轻手轻脚，还要屏声静息。一次，老鲁在林子里，拍到蝉的羽化。一只蛹，用一对挖掘足将自己固定好，然后背部微微开裂，成虫的头和胸慢慢出来，接着，前、中、后足会依次而出。它翻过身来，用足抓住自己蜕下的壳，使腹部挣脱束缚，整个身子就出来了。“羽化成虫，意味着蝉的生命将走到尽头，它们在地面上只能活 40 天”。说起这些，老鲁有些伤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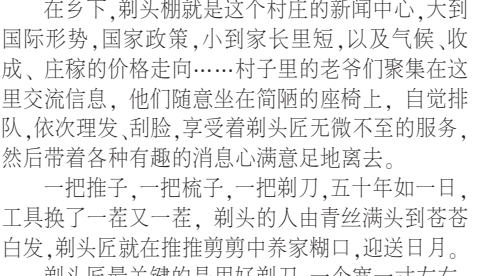
癖好是一个身上独有的味道。北宋文人黄庭坚



不管天气怎样，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；不管季节变换，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。



赵春青 画



关 鑫

在乡下，剃头棚就是这个村庄的新闻中心，大到国际形势，国家政策，小到家长里短，以及气候、收成、庄稼的价格走向……村子里的老爷们聚集在这里交流信息，他们随意坐在简陋的座椅上，自觉排队，依次理发、刮脸，享受着剃头匠无微不至的服务，然后带着各种有趣的消息心满意足地离去。

一把推子，一把梳子，一把剃刀，五十年如一日，工具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剃头的人由青丝满头到苍苍白发，剃头匠就在推推剪剪中养家糊口，迎送日月。

剃头匠最关键的是用好剃刀。一个宽一寸左右，大约三四寸长的钢刀片，按一个木柄，没有任何防护，这种工具，手法不娴熟是不敢用的，开始的时候，少不得要给顾客刮得见了血，受人责骂，只能自己不断练习，找到那种手感。

手感要练习，剃刀要打磨。所谓学徒，也是从磨刀开始的，不会磨刀就学不成手艺。

磨刀石要准备两块，一块青石板，质地细密坚硬，叫做硬磨石；一块浆石，质地软糯，称为软磨石。就像写毛笔字之前要研墨一样，浆石要先蘸了水，用它在硬磨石上磨，直到磨起了黏糊糊的浆水，此时把刀平按在青石板上反复磨，刀片一定要平放，用力要均匀。

要想磨好一把剃刀，通常，右手持刀，靠近胸前这一面要磨 350 下，另外那一面要磨 300 下，要有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使我知道欧洲人那么爱狮子。“你们再来德国，一定再带‘中国舞狮’，欧洲人太喜欢啦！”这是我在德国结识的军乐巡演艺术总监安德烈，多次向石家庄高新区给排水公司总经理林自强的请求。这家公司管乐团两次在欧洲演出“舞狮”时，观众看得着迷，不停地鼓掌、踏地板、吹口哨。狮型演员舞着“狮子”向前排观众眨巴大眼睛，逗得人们高兴地抚摸它，引来阵阵笑声，场面亲切，激动人心，两年中有十多万观众赞叹。

我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个场面，并追踪拍下照片。

一次演出后，观众散去了，只有各国乐手们一拨一拨合影，这时，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儿，胆怯地跑到“狮子”跟前，眨巴着大眼睛，天真地看看狮子头，看看狮子毛，想用手摸摸却又不敢，但又想摸，便跑到奶奶（也许是姥姥）身边，拉着奶奶给他壮胆儿，奶奶摸着孙子的小手来到“狮子”跟前。看到这可爱的的一幕，狮型演员主动把孩子抱起来，任他抚摸，还和他祖孙与“狮子”合影。

以后每次演出后，都有观众走进场地与“狮型”

王太生

人活在世，总有喜好和癖好。一次，有人问我，你有喜好吗？你的喜好是什么？我回答他，有啊，当然有，二三两酒，七八只虫子。

我这样说，虽有些戏谑的成分，但它概括了我的某种生活态度。

二三两酒，是有前提的，朋友聚会的情况下，平素一个人喝酒我是不干的。有朋友在场，在接地气的小酒馆里，把盘对坐，如穿布衫一样亲切，节奏徐徐，耳闻嚶嚶市声，彼此话语平和，肢体舒展，筋络畅通。二三两，是一个男人起码的酒量，没有这个数，上不了场，不用劝也不藏量，喝过酒，侃侃而谈，或者尽兴而归。

对饮者的过度溢美，属于遥远的李杜年代。二三两是小情趣，喝过开心，写文章思路也打得开。当然，有人滴酒不沾，他有其他小爱好，只是与酒无关。

这一点，就像我从前遇到过的小虫子。我喜欢小昆虫，曾于草木深处近距离打量过它们，有时也拿一两只放在手心把玩，再把它们放了，不能弄疼弄伤它们。我喜欢小昆虫，保留对小虫子的兴趣，是用来保存一个男人身上仅有的天真。

凡人总是相通的。朋友老鲁，也喜欢虫子，他用相机微距拍虫子，在老鲁眼中，所有的虫子都是美丽的，触角清晰的蜗牛，能数出薄翼上纹路的蜜蜂……虫子远比想象中还要好看。老鲁说，虫子都很敏感，要拍到它们，除了轻手轻脚，还要屏声静息。一次，老鲁在林子里，拍到蝉的羽化。一只蛹，用一对挖掘足将自己固定好，然后背部微微开裂，成虫的头和胸慢慢出来，接着，前、中、后足会依次而出。它翻过身来，用足抓住自己蜕下的壳，使腹部挣脱束缚，整个身子就出来了。“羽化成虫，意味着蝉的生命将走到尽头，它们在地面上只能活 40 天”。说起这些，老鲁有些伤感。

癖好是一个身上独有的味道。北宋文人黄庭坚

喜欢焚香，是一个“香痴”，香可净气，老黄闲来无事，找个精致小铜炉，燃一炷香，然后闭目静坐，独处幽室，六根清静。

二三两酒，七八只虫子，是说明这个人的生活闲适，简单。饮小酒，指叩桌案，晚风轻拂，听小昆虫子欢鸣。

这样的事，不止发生在普通人身上，文人与酒、与虫子，也有大喜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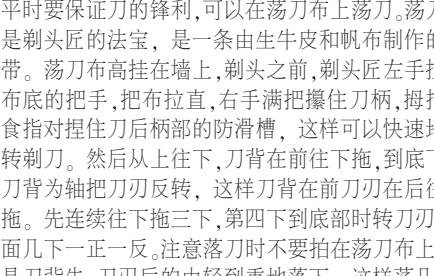
先说酒。梁实秋先生就好酒，他在《饮酒》中说，酒实在是妙，几杯落肚，平素道貌岸然的人，绽出笑脸；沉默寡言的人，也会议论风生。据说，梁实秋 6 岁时陪父亲在北平致美斋饮酒。连喝几盅之后，微有醉



不管天气怎样，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；不管季节变换，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。



赵春青 画



50 下的差，这样可以保证剃刀足够锋利，不至于“卷刀”，而且用起来也顺手。

除了剃光头，一般无需每剃一次头就磨一次刀，平时要保证刀的锋利，可以在荡刀布上荡刀。荡刀布是剃头匠的法宝，是一条由生牛皮和帆布制作的布带。荡刀布高挂在墙上，剃头之前，剃头匠左手拉住布底的把手，把布拉直，右手满把握住刀柄，拇指跟食指对捏住刀后柄部的防滑槽，这样可以快速地反转剃刀。然后从上往下，刀背在前往下拖，到底下时刀背为轴把刀刃反转，这样刀背在前刀刃在后往上拖。先连续往下拖三下，第四下到底部时转刀刃，后面几下一正一反。注意落刀时不要拍在荡刀布上，而是刀背先，刀刃后的由轻到重地落下。这样荡几次，就能达到“扶刀”的效果。有句行话叫做“磨刀轻，荡刀重。”荡刀要狠一点，要下力气，有气势。

给顾客刮胡子，剃头匠先用温水将胡茬搓软，拿出刷子蘸上水，再蹭点肥皂，涂到顾客的脸上，用热毛巾捂着，接着是把剃刀在荡刀布上来回荡几下，这才开始刮脸、刮胡子。

给男人剪头，当初只有三种发型，平头、分头、剃光头，分头和平头用推子剪，只要耐心、细致，一般不容易出错。剃头匠剃的最多的是平头，老少皆宜，无论哪个时代都受到推崇，传统的平头要求剃得板板正正，齐齐刷刷，年轻人可适当方一些，整个头型看起来有棱有角，年纪大的人尽量剃得圆一些，头发剃得是否平整，全在左手的梳子上，旧社会学徒要练三年，练的就是手感，要达到“掌硬”，通过梳子角度的

变换，想让哪里方哪里就方，想让哪里圆哪里就圆。

最难剃的是光头。每一个光头都要用新磨的刀来剃。用温水把头发洗干净，打上肥皂，沏上十几分钟，通过充分浸泡让头发软化，剃头刀拿在手上，剃刀把高高翘起，拇指在刀这一面，食指、中指和无名指在刀的另一面，小指抵住刀把，刀人合一，刀随人意，“唰”地一下，头发像野草纷纷坠地，倘若遇见头发厚的，发丝硬的，剃头的人还要把刀荡一下，等到所有的头发都剃光，还要用刀顺着头发的走向刮一遍，再逆着头发的走向刮一遍。

但是，无论怎样刮，坚硬有力的头发茬还在，就算刚刚刮光的头，搭上一条湿毛巾，在后背处拽紧，坐在椅子上的人就无法起身。

除了给中老年男人剃头，剃头匠也为女同志剪发，剃头行业的规矩是“男左女右”——男人从左往右剪，女人从右往左剪。特别是头一次剃头的孩子，一定要遵守这个规矩。

剃头的工具胡乱堆在案上，有剃刀推子，还有大嘴剪子，被称为大抄子小抄子的大小梳子。有两种刷子，掸头发的叫长毛刷子，打肥皂的叫浮刷。蒙在顾客身上的布叫做大手巾……

再懒的人总爱洗脸，再穷的人也要剃头，无论在何方，人们都推脱不掉这头等大事。随着生活不断进步，洗脸剃头益发受到重视。如今，剃头不叫剃头，叫美发，洗脸也开始讲科学，演绎出若干方法来，手法繁杂，用品多样，但是那段粗糙却让人留恋的岁月，却再也不会回眸。

王太生

人活在世，总有喜好和癖好。一次，有人问我，你有喜好吗？你的喜好是什么？我回答他，有啊，当然有，二三两酒，七八只虫子。

我这样说，虽有些戏谑的成分，但它概括了我的某种生活态度。

二三两酒，是有前提的，朋友聚会的情况下，平素一个人喝酒我是不干的。有朋友在场，在接地气的小酒馆里，把盘对坐，如穿布衫一样亲切，节奏徐徐，耳闻嚶嚶市声，彼此话语平和，肢体舒展，筋络畅通。二三两，是一个男人起码的酒量，没有这个数，上不了场，不用劝也不藏量，喝过酒，侃侃而谈，或者尽兴而归。

对饮者的过度溢美，属于遥远的李杜年代。二三两是小情趣，喝过开心，写文章思路也打得开。当然，有人滴酒不沾，他有其他小爱好，只是与酒无关。

这一点，就像我从前遇到过的小虫子。我喜欢小昆虫，曾于草木深处近距离打量过它们，有时也拿一两只放在手心把玩，再把它们放了，不能弄疼弄伤它们。我喜欢小昆虫，保留对小虫子的兴趣，是用来保存一个男人身上仅有的天真。

凡人总是相通的。朋友老鲁，也喜欢虫子，他用相机微距拍虫子，在老鲁眼中，所有的虫子都是美丽的，触角清晰的蜗牛，能数出薄翼上纹路的蜜蜂……虫子远比想象中还要好看。老鲁说，虫子都很敏感，要拍到它们，除了轻手轻脚，还要屏声静息。一次，老鲁在林子里，拍到蝉的羽化。一只蛹，用一对挖掘足将自己固定好，然后背部微微开裂，成虫的头和胸慢慢出来，接着，前、中、后足会依次而出。它翻过身来，用足抓住自己蜕下的壳，使腹部挣脱束缚，整个身子就出来了。“羽化成虫，意味着蝉的生命将走到尽头，它们在地面上只能活 40 天”。说起这些，老鲁有些伤感。

癖好是一个身上独有的味道。北宋文人黄庭坚

喜欢焚香，是一个“香痴”，香可净气，老黄闲来无事，找个精致小铜炉，燃一炷香，然后闭目静坐，独处幽室，六根清静。

二三两酒，七八只虫子，是说明这个人的生活闲适，简单。饮小酒，指叩桌案，晚风轻拂，听小昆虫子欢鸣。

这样的事，不止发生在普通人身上，文人与酒、与虫子，也有大喜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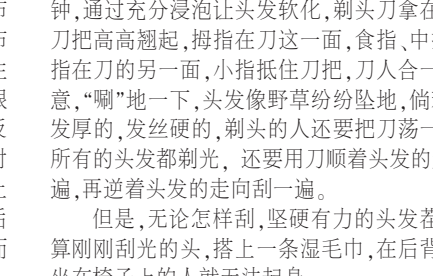
先说酒。梁实秋先生就好酒，他在《饮酒》中说，酒实在是妙，几杯落肚，平素道貌岸然的人，绽出笑脸；沉默寡言的人，也会议论风生。据说，梁实秋 6 岁时陪父亲在北平致美斋饮酒。连喝几盅之后，微有醉



不管天气怎样，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；不管季节变换，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。



赵春青 画



50 下的差，这样可以保证剃刀足够锋利，不至于“卷刀”，而且用起来也顺手。

除了剃光头，一般无需每剃一次头就磨一次刀，平时要保证刀的锋利，可以在荡刀布上荡刀。荡刀布是剃头匠的法宝，是一条由生牛皮和帆布制作的布带。荡刀布高挂在墙上，剃头之前，剃头匠左手拉住布底的把手，把布拉直，右手满把握住刀柄，拇指跟食指对捏住刀后柄部的防滑槽，这样可以快速地反转剃刀。然后从上往下，刀背在前往下拖，到底下时刀背为轴把刀刃反转，这样刀背在前刀刃在后往上拖。先连续往下拖三下，第四下到底部时转刀刃，后面几下一正一反。注意落刀时不要拍在荡刀布上，而是刀背先，刀刃后的由轻到重地落下。这样荡几次，就能达到“扶刀”的效果。有句行话叫做“磨刀轻，荡刀重。”荡刀要狠一点，要下力气，有气势。

给顾客刮胡子，剃头匠先用温水将胡茬搓软，拿出刷子蘸上水，再蹭点肥皂，涂到顾客的脸上，用热毛巾捂着，接着是把剃刀在荡刀布上来回荡几下，这才开始刮脸、刮胡子。

给男人剪头，当初只有三种发型，平头、分头、剃光头，分头和平头用推子剪，只要耐心、细致，一般不容易出错。剃头匠剃的最多的是平头，老少皆宜，无论哪个时代都受到推崇，传统的平头要求剃得板板正正，齐齐刷刷，年轻人可适当方一些，整个头型看起来有棱有角，年纪大的人尽量剃得圆一些，头发剃得是否平整，全在左手的梳子上，旧社会学徒要练三年，练的就是手感，要达到“掌硬”，通过梳子角度的

变换，想让哪里方哪里就方，想让哪里圆哪里就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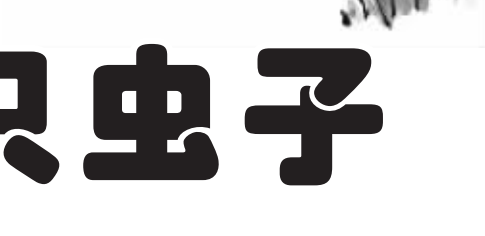
最难剃的是光头。每一个光头都要用新磨的刀来剃。用温水把头发洗干净，打上肥皂，沏上十几分钟，通过充分浸泡让头发软化，剃头刀拿在手上，剃刀把高高翘起，拇指在刀这一面，食指、中指和无名指在刀的另一面，小指抵住刀把，刀人合一，刀随人意，“唰”地一下，头发像野草纷纷坠地，倘若遇见头发厚的，发丝硬的，剃头的人还要把刀荡一下，等到所有的头发都剃光，还要用刀顺着头发的走向刮一遍，再逆着头发的走向刮一遍。

但是，无论怎样刮，坚硬有力的头发茬还在，就算刚刚刮光的头，搭上一条湿毛巾，在后背处拽紧，坐在椅子上的人就无法起身。

除了给中老年男人剃头，剃头匠也为女同志剪发，剃头行业的规矩是“男左女右”——男人从左往右剪，女人从右往左剪。特别是头一次剃头的孩子，一定要遵守这个规矩。

剃头的工具胡乱堆在案上，有剃刀推子，还有大嘴剪子，被称为大抄子小抄子的大小梳子。有两种刷子，掸头发的叫长毛刷子，打肥皂的叫浮刷。蒙在顾客身上的布叫做大手巾……

再懒的人总爱洗脸，再穷的人也要剃头，无论在何方，人们都推脱不掉这头等大事。随着生活不断进步，洗脸剃头益发受到重视。如今，剃头不叫剃头，叫美发，洗脸也开始讲科学，演绎出若干方法来，手法繁杂，用品多样，但是那段粗糙却让人留恋的岁月，却再也不会回眸。



相互客气，也不需要谁去恭维谁。

七八只小虫子，蚰蚰儿、螳螂、蝓蝓儿、剑角蝗、独角兽……它们在某个墙角爬行或鼓翼而鸣。喜欢小虫子的人，看到它们眼神清亮，尤其怜爱，怜爱一秋天。

人皆有所好，明人张岱自谓，“好精舍，好美婢，好娈童，好鲜衣，好美食，好骏马，好华灯，好烟火，好梨园，好鼓吹，好古董，好花鸟……”喜好弄得太多太杂，也分不清他到底喜好什么？一个人真正的味道也就无从捉摸。

对普通人而言，有二三两酒，七八只小虫子，也就足矣。

二三两酒带来口腹之欢，是物欲的，七八只虫子让人心情愉悦，是精神的。

杯小乾坤大，虫微一季鸣，这个人心中有大满足。

李 晓

沉香，每逢想起这个词，我就忍不住抽动鼻翼，感觉一股从岁月深处袭来的香气，缭绕四周。

沉香，是一种树木的名字，它属于树木中的贵气物种。这种树，表面分泌出一层金黄明亮的油脂，看花了眼，恍然以为是是从树的体内，缓缓溢出的晶莹之泪。我查阅了沉香的来历，果然，这种树身上泛出的油脂，其实是受到了自然界里的雷电、狂风、虫蛙的袭击，或是遭受到人为破坏后，在树木自我修复过程中分泌出的油脂，尔后受到真菌感染，所凝结成的分泌物就是沉香。这种叫沉香的树，让我在林海中万千树木

激荡起的风声里，独自投去敬意的目光。沉香之树，让我明白一个人，在经历了人世沧桑后，也许会溢出沉香树一样的泪，但最终凝聚成精神质地的琥珀，发出一种灵魂深处的动人幽香。

古时候用树木溢出的油脂，可以制中药，名字就叫沉香。明朝“药神”李时珍在他的药书里这样描述过沉香：“木之心节置水则沉，故名沉水，亦曰水沉；半沉者为栈香，不沉者为黄熟香。”凝望故国历史的乳雾袅袅中，李时珍先生衣袂飘飘，这个与蜜蜂一样勤劳的郎中，穿越漫漫 29 年的大快山水，撰著 52 卷，全卷共 190 多万字，载有药物 1892 种，收集医方 11096 个，绘制植物精美插图 1160 幅，这就是《本草纲目》。

李时珍的这部“东方药物巨典”，其行云流水的文笔，完全可以当作一部植物志来细嚼慢咽。想一想今天，有多少植物的名字，我们其实喊不出名字来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，读这部书，可以呼吸到天地之间的蕤蕤草木之香，还可以对植物的家族身世来一番深切地探寻。再溯流而上，张仲景、孙思邈、王好古、朱丹溪……摩挲着这些古代医学家的皇皇巨著，在苍老时光中，散发出幽幽古意沉香，这种沉香，源于他们对植物属性最生动逼真的书写，源于他们对治病救人这一行为路径的不断探索和深厚关切。

金庸在武侠江湖里说，女人最销魂的体味，是发出一种类似麝香的气息。年少时读武侠，也梦想意外之中遇到这样一个女子，成为我生命皮囊的骨肉依附。后来我相遇的县城女子，是薄荷味的清雅，她出生在一个裁缝家庭，有一颗米粒般洁白的小小虎牙，其家门对面，就是我曾去买讨歌刊物的一家邮亭。那些年，她家每周大致吃 3 顿肉，红烧、慢炖、蒸炒，差不多都是这个小虎牙的女子在油烟滚滚的厨房忙碌。当我穿着劣质西装，打上皱皱巴巴的领带第一次去她家，怯生生地感到手脚无措。那天晚饭，女子的妈为我碗里夹了好几块肥肉，我一抬头，见女子正羞怯地望着我，那眼夹也分明在鼓励我，我妈给你夹的菜，快吃呀快吃呀。我似乎在一瞬间坚信了，她就是我要寻找的女子。

经历了 20 多年婚姻生活的世俗浸泡，华丽的丝绸，在烟熏火燎的日子里铺展成朴素温暖的老棉布。去年秋天，我和妻子去寻访当年那开着酸菜鱼小火锅、冰凉椅拖鞋高压锅的老巷子。老巷子里，驻留着我们的恋爱时光，但老巷子早已被拆迁，取代的是幢幢耸入云天的高楼。庆幸的是，那天我们居然见到了当年老巷子里卖卤鸭的张大爷，他已经 93 岁了，大爷寿眉如霜，不过面色红润，还一眼就认出了我们。我们在那里的石凳上坐了一阵子，同大爷絮絮叨叨地怀着旧，昔日包浆浸透过后的老街老巷市井人家，慢镜头般一帧一帧回放，成为过去岁月里的不朽。这样的一种怀旧，或许是生活中不经意之间的简单仪式，但世事浮沉后，依然能够重温一下岁月沉香。

一个从城市回到老家山野居住的朋友，给自己雕刻了一枚“好木沉香”的印章。他说，其实人和好木一样，有的人不在身边了，但在心里，还涌动着怀想的沉香。沉香的香，它让一个脾气火爆的人，目光里也有着梅花鹿般的温良。沉香的香，它让一个迷茫的人，镇定之中找到再次出发的方向。

人到中年，熙熙攘攘中过往的纷繁人事，常常让一颗心在老屋檐下结起的层层蛛网中尘封已久，麻木而冷漠，更少了热情和关怀。这时候，特别需要一种沉香，泛起我们生命湖面上的粼粼波光。我更想拥有的是，有几个散发精神沉香的老朋友，一直安卧我心中。

再后来，还进入了“食文化”，准扬名菜“狮子头”，说是始于隋唐时代。据说唐代吏部尚书韦陟鄆国公吃饭时，看到巨大肉团子做成的葵花心，精美绝伦，说犹如“狮子之头”，宾客趁机奉承：“鄆国公半生戎马，战功彪炳，应配狮子师印。”此典故，一是讲了用狮子命名的菜，二是道出用狮子形状做把手的师印。

狮子的传说有很多，千百年来便逐步形成了美化狮子和深刻寓意、象征等系列产品文化。

其实，据记载，狮子原产地并不在中国，而是在非洲、印度、南美等地。是汉武帝时，张骞出使西域，打通了中国与西域各国来往，狮子才进入中国，据传说刚进入时还引起了不小轰动。从那时起，狮子这个远道客人开始走入中国人的民俗生活，不仅受到礼遇，而且国人对它厚爱有加，尊称之为“瑞兽”，抬到了与老虎不相上下的“兽中之王”的地位。

也正是汉代，佛教传入中国。有书云：佛祖释迦摩尼降生时，“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”，作狮子吼曰：“天上地下，唯我独尊”。所以，佛教徒将狮子视为庄严吉祥的神灵之兽而倍加崇拜。狮子由王者和勇敢精神，变成了一种象征。

中国的狮文化，是不是传进了“法国人的皇帝”拿破仑耳朵里，他再把欧洲人对于狮子的尊崇加以比较，才说出了那句“睡狮论”的传世名言？不得而知。

舞狮与狮文化

合影，他们摸着狮头狮毛稀罕的眼神溢于言表。临回国时，中方应东道主请求，把狮型服赠送给他们以作纪念。

今年管乐团换了新节目，没带狮子。欧洲人觉着遗憾，所以一再请求重上狮子舞。

欧洲人为什么这么喜欢中国狮子？

我曾想，欧洲人爱狮，是否与 200 年前拿破仑大帝那句“中国睡狮醒来将震动世界”的名言有关？这句话，200 年来一直传着，已家喻户晓。我还想，拿破仑的“睡狮论”，一定是中华民族伟大文化征服了拿破仑的心，他才说出这句影响世界的话。以致 200 万几辈千百万欧洲人一直活灵活现地传说着“睡狮论”。

说起狮子，狮文化，似乎很久远。还记得在我上小学时，和伙伴儿一起下的一种棋，大概叫“兽棋”。因为棋子谁大谁小总是常有争论，一方说狮子“大”，另一方则说老虎是“兽中之王”。争执不下时，还脸红

再后来，还进入了“食文化”，准扬名菜“狮子头”，说是始于隋唐时代。据说唐代吏部尚书韦陟鄆国公吃饭时，看到巨大肉团子做成的葵花心，精美绝伦，说犹如“狮子之头”，宾客趁机奉承：“鄆国公半生戎马，战功彪炳，应配狮子师印。”此典故，一是讲了用狮子命名的菜，二是道出用狮子形状做把手的师印。

狮子的传说有很多，千百年来便逐步形成了美化狮子和深刻寓意、象征等系列产品文化。

其实，据记载，狮子原产地并不在中国，而是在非洲、印度、南美等地。是汉武帝时，张骞出使西域，打通了中国与西域各国来往，狮子才进入中国，据传说刚进入时还引起了不小轰动。从那时起，狮子这个远道